戲 劇 研 究　第2期
2008年7月　頁123～144

彈詞《倭袍傳》的流傳與諸文本

岡崎由美
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院教授

一、前言

《倭袍傳》（一名《果報錄》、又名《荊襄快談錄》）是長篇彈詞的傳統演目。彈詞是江南地區傳統曲藝，清同治年間，名人馬如飛（1817-？）的女婿王石泉（生歿年不詳）得岳父之助改編上演了《倭袍傳》而成名。此後，不少彈詞藝人繼承了王石泉之藝，這演目因得流傳至今。《倭袍傳》故事除彈詞之外，還有清代傳奇、白話章回小說、地方戲、寶卷、俗曲等等，以多種媒體廣泛傳播。特別是彈詞《倭袍傳》，清道光至同治年間，雖屢遭禁書禁演，而刻本、木活字本、石印本、抄本等多種文本依然現存。

本文探討《倭袍傳》，包括其中非文本形式的口傳故事，根據雜記書目類來梳理重整諸文本的流傳途徑，再以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木活字本彈詞《倭袍傳》的藏書印、札記，來追溯這一特定版本的流通足跡。俗文學是如何經禁書和流行的曲折進退而相傳不息的，《倭袍傳》恰爲一例。

二、故事的流通

彈詞《倭袍傳》的內容以兩個情節構成。情節之一約略如下：明正德年間，奸臣張彪欲謀取朝臣唐上傑的家寶倭袍，而誣陷唐上傑謀反。唐上傑父子幾人均受斬罹難，惟季子唐雲卿幸得逃脫免遭滅頂之災。唐雲卿糾綠林兄弟舉兵擊退異民族入侵，立功復興家門。這一情節我們可說屬貴種流離譚吧。朝廷奸臣禍國殃民，忠義將臣瀕臨絕境，竭盡全力興家挽譽。這樣的情節結構，如《楊家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薛剛反唐》、《呼家將》等，大致被稱爲《～家將》，是描寫武將一族的傳統英雄戰記小說所固有的。一族之長及其長子等皆死於非命，幼年的末子成興家之柱；家中男人死絕後，其妻妹等巾幗丈夫奮起力戰；第三代的少男少女大顯身手連大人都甘拜下風；幸得逃脫的主人公讓山賊心悅誠服，結成綠林軍；諸如此類情節我們也可說是《楊家將》以及許多英雄戰記小說的常例。另一情節是公案小說式的故事。唐家一門斬首事件發生之前，唐雲卿赴考科舉途中，與襄陽富家刁南樓、考生毛龍義結金蘭。故事的下文就從這結義分枝出來。刁南樓之妻劉氏與情夫王文幽會，被妾王氏知悉。劉氏欲殺人滅口，卻誤殺了丈夫刁南樓，後來中舉的毛龍當了巡按使察訪襄陽，毛龍聽取王氏申訴，判決了奸夫奸婦。後者的刁南樓毒殺事件，特別在說唱曲藝、地方戲中，常以《南樓傳》、《刁劉氏》爲題，作爲獨立演目上演[1]。

如上所述，這故事除彈詞外，還通過小說、戲曲、寶卷、俗曲等多樣文藝形式廣泛傳播。古典小說《繡戈袍全傳》八卷四十二回是文本流到海外後受到關注，而重新傳回中國的。早在1927年，鄭振鐸（1898-1958）在《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2]中，介紹了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福文堂刊本，推定此書刊行於道光咸豐年間。福文堂刊本也收藏於倫敦英國博物院。繼鄭振鐸之後，孫楷第（1898-1989）《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明清小說部乙》[3]、劉修業（1910-1993）《古典小說戲曲叢考》[4]、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提要》[5]，都著錄介紹了巴黎、倫敦所藏福文堂刊本。按

1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曲藝志．江蘇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6年），著錄著揚州彈詞《刁劉氏》，這只說唱刁劉故事，不同於包括唐家倭袍故事和刁劉故事的蘇州彈詞《倭袍》（頁128-129）。另外，《蒙古車王府曲本》第六十一函收錄的崑曲《倭袍記》僅演刁劉故事，參見首都圖書館編輯：《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1函第5冊。

2 見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收入鄭振鐸著，鄭爾康編：《鄭振鐸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五卷，頁433。

3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年初版；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修訂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修訂再版。以下引用皆據人民文學出版社修訂再版，頁184。

4 劉修業：《古典小說戲曲叢考》（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頁100-101。本書收錄的劉氏巴黎倫敦書誌調查是在1937年。

5 柳存仁：《倫敦所目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提要》（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頁232-233。柳氏是於1957年在倫敦作的書誌調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時人、魏崇新、周志明、關四平《中國古代禁毀小說漫話》[6]所述，福文堂刊本在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中也有收藏。還有，據排印本《繡戈袍全傳》的校點者後記，排印本的底本是「省城五桂堂梓」，即廣州五桂堂[7]。五桂堂是以出版木魚書而聞名的廣州書賈，在清末民國年間不僅木魚書，還專門從事出版說唱俗曲、通俗小說的木刻本石印本。民國初年設香港分店。廣州五桂堂在新中國成立前歇業，香港五桂堂經營至1970年代纔關閉。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8]中，還著錄著哥倫比亞大學所藏刊本。譚正璧（1901-1991）、譚尋《古本稀見小說彙考》[9]中，提及譚正璧原藏的「舊刊本」和「鉛印大字本」，按這些在文革時已散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題爲《繡戈袍眞本》的清刻本四十二回四冊。

五桂堂本和福文堂本題本書作者爲「江南隨園主人著」，諸著錄一致認爲這是僞托。隨園主人即指袁枚（1716-1797），對於清代文才橫溢的著名詩人袁枚來說，本書的文章不免過於拙劣，而且書中有「我朝乾隆上皇」之語，還有市井浪子沉迷鴉片的世俗描寫[10]，這當然不可能是沒於嘉慶三年的袁枚之作。本書至早作於嘉慶末、道光至咸豐年間吧。

還有，書中人名混亂，初次出場的人物猶如衆所周知唐突出現，此類場面書中處處可見，以此我們不難想像，故事原有所據，而且在小說化過程中條理紊亂。至於和彈詞的關係，鄭振鐸《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和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指出小說是彈詞改編的，而劉修業《古典小說戲曲叢考》略呈疑意說彈詞或從小說翻演。

戲曲中，《倭袍記》傳奇有如下著錄[11]：

---

6 李時人等著：《中國古代禁毀小說漫話》（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9年），頁308。

7 〔清〕隨園主人著，李力校點：《繡戈袍全傳》（北京：寶文堂書店，1989年），頁224。

8 〔日〕大塚秀高編著：《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1987年），頁115，著錄編號21150。

9 譚正璧、譚尋：《古本稀見小說彙考》（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頁457-458。

10 《繡戈袍全傳》第二十六回：「自家因爲自來賭蕩花銷，般般皆善，把十餘萬的家私，早早散完。又食出一個洋煙的大忍，一日一夜，一兩有多，始能止得喉嚨的癢。」（隨園主人著，李力校點：《繡戈袍全傳》，頁135）

11 王國維（1877-1927）《曲錄》與鄭振鐸《西諦善本戲曲目錄》亦著錄。參看莊一拂（1907-2001）：《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6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焦循（1763-1820）《曲錄》（佚）：倭袍（據《今樂考證》）[12]

·道光二十三年（1843）樸存堂刻本《曲目新編·國朝傳奇》：倭袍（抄本）[13]

·梁廷枏（1796-1861）《曲話·國朝傳奇》：倭袍[14]

·同治二年（1863）《重訂曲海總目·國朝傳奇》：〔無名氏上〕倭袍記（鈔本）[15]

·姚燮（1805-1864）《今樂考證》：〔焦氏《曲考》所載無名氏若干種〕倭袍[16]

現存文本中，有綴玉軒藏清抄本二冊，經中國戲曲研究院[17]研究員兼圖書館長傅惜華（1907-1970）之手，現藏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綴玉軒是京劇名優梅蘭芳（1894-1961）的室號，梅蘭芳戰前和傅惜華親交。鄭振鐸原藏的抄本《倭袍記》傳奇二卷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還有，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中，另於《倭袍記》，還記有《南樓傳》「清抄本，懷寧曹氏舊藏」和「民初陳優優抄本，穆藕初舊藏」二種腳本[18]。這專描寫刁南樓妻劉氏的不義和毒殺丈夫的過程。

焦循《曲考》已成佚書，但《今樂考證》中引用其曲目一覽作「焦氏《曲考》所載」。按此可知，題爲《倭袍（記）》的傳奇，已成書於嘉慶以前，但僅以抄本勉爲流傳。當然，刻本也可能因道光、同治年間的禁書而散逸，而較之彈詞，能躲過禁書禁演，留下多種文本以及口演技藝。我們不得不說，傳奇的流傳潛力相對較弱吧。

地方戲中，除崑曲之外，還有紹興戲《倭袍》、婺劇《刁南樓》、越劇《刁劉氏》、揚劇《三審刁劉氏》、錫劇《刁劉氏》、莆仙戲《刁顏樓》、閩劇《刁

12 〔清〕姚燮：《今樂考證》，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10冊，頁310。

13 〔清〕支豐宜編：《曲目新編》，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9冊，頁162。

14 〔清〕梁廷枏：《曲話》，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8冊，頁246。

15 〔清〕黃文暘原編，無名氏重訂，管庭芬（1797-1880）校錄：《重訂曲海總目》，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7冊，頁362。

16 同註12。

17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的前身。中國藝術研究院，以設立於1950年代的中國戲曲研究院、民族音樂研究所、美術研究所爲前身，在1978年增設了舞蹈、電影專業，1980年改稱中國藝術研究院。

18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頁16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劉氏》、滇劇《刁南樓》、川劇《情書報》等等。這些大致集中於江南至東南沿海地區，流傳的區域性很強。還有，我們看演目可知，刁劉氏的人情世態故事遠遠流行於唐家倭袍故事。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的《新編紹興戲倭袍三吊孝》[19]和《新編紹興戲倭袍　童文正》[20]，也同樣演刁劉氏故事。

說唱曲藝類的彈詞擬在次章以下詳述。寶卷中，有上海惜陰書局石印本《倭袍寶卷》二卷。胡士瑩（1901-1979）《彈詞寶卷書目》著錄同爲上海惜陰書局石印本而題目不同的《倭袍寶卷》和《果報錄寶卷》[21]。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中記有「果報錄寶卷二集　簡名《果報錄》。本卷爲《南樓記寶卷》續編。」[22]日本還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的《新編果報錄寶卷》和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風陵文庫所藏的《新編倭袍寶卷》，兩者都是上海惜陰書局石印本。清嘉慶年間以後，寶卷的流行及出版中心集中在江南，我們看寶卷的諸存目、總目，也可知在上海、蘇州、杭州出版的寶卷占絕大多數。

其他說唱曲藝，還有溫州鼓詞《果報錄》。廣東木魚書《繡戈袍》，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清咸豐元年（1851）[23]莞城木刻本《新選繡戈袍初集全本》四卷與咸豐三年（1853）[24]莞城木刻本《新選繡戈袍二集全本》四卷。兩者首卷端都記有「莞城明秀堂藏版」，封面上藏版處的名字卻被刪除而只留著空白，如「莞城□□□藏版」，初集目錄與二集第二卷卷首刪除「明秀堂」三個字還依稀看得出，從此來看，這兩部版本很可能是重刊的。本書筆者尚未跟其他文本詳細對照，若刊行年確在咸豐元年的話，說明早在王石泉改編彈詞之前，木魚書已傳播著該故事了。當然，我們也不能否定改編之前的舊彈詞演目流入木魚書的可能性，但鑒於書名與小說《繡戈袍》相同，繡戈袍的來歷[25]及主要角色的姓名不跟彈詞一樣而跟小說大致相同，可以追溯小說最遲該出現在咸豐元年以前

19 上海：仁和翔書局，出版年不詳。卷端題「名伶筱百麟筱長富合演倭袍中集」。

20 上海：仁和翔書局，出版年不詳。卷端題「名伶梁幼儂合演倭袍下集」。

21 胡士瑩：《彈詞寶卷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55、42。

22 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年），頁96。

23 封面題：「咸豐元年新鐫/新選繡戈袍全本」。

24 封面題：「咸豐三年新鐫/新選繡戈袍二續」。

25 木魚書云：「若問戈袍來歷處，參之經傳巧言端，始自夏時王大禹，治水曾經著八年。此袍非是人間造，神人夢授佢身邊，玄圭告錫成功後，珍重收藏不在言。」小說云：「若說這件繡戈袍，乃是大禹當年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自冬歷夏所著的一件天衣，遂爲數千百年鎮國之寶。」（隨園主人著，李力校點：《繡戈袍全傳》，頁2）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吧。

俗曲中，上海圖書館藏有民國刻本《新刻倭袍山歌》一卷，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石印本《倭袍千字文》[26]。

三、彈詞《倭袍傳》和禁書

上述地方戲及說唱曲藝廣泛分布於，從江浙至福建、廣東等東南沿海地區，而江浙是彈詞的流行中心。實際上，清俞樾（1821-1907）《茶香室叢鈔》卷十七〈曲海〉項中記有「《倭袍》、《珍珠塔》、《三笑姻緣》，皆彈詞也」[27]，徐珂（1869-1929）《清稗類鈔．音樂類．彈詞》項中，同樣指出「《倭袍》、《珍珠塔》、《三笑姻緣》，皆彈詞也。」[28]說到《倭袍》即指彈詞，戲曲、小說、說唱中，情節結構雖各有差異，而彈詞就是這故事，尤其是刁劉氏故事的傳播無疑最爲廣泛深入。《清稗類鈔．音樂類．彈詞》項中有如下記述：

> 同治初年，吳門彈詞家之著名者，爲馬、姚、趙、王。馬即如飛，姚字似璋，趙字湘舟，王字石泉。姚所演講者爲《水滸》，餘三人所擅長之說部，馬爲《珍珠塔》、姚[29]爲《玉夔龍》，而王則《南樓傳》也。

王石泉在《倭袍傳》中，尤擅刁劉氏故事而榮稱當時彈詞四大家之一。同在《清稗類鈔．音樂類．女彈詞》之項中還有以下記述：

> 女彈詞以常熟人爲最，其音淒惋，令人神移魄蕩，曲中人百計仿之，終不能並。其所說傳奇，大抵爲《三笑緣》、《雙珠鳳》、《白蛇傳》、《落金扇》、《倭袍傳》、《玉蜻蜓》諸書。[30]

可見，《倭袍傳》也是女彈詞中所熟知的演目。

鄭振鐸在《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中，比較了小說《繡戈袍全傳》和彈詞《倭袍傳》指出：

> 《倭袍傳》爲彈詞中最好的作品之一，頗多細膩深切的述敘，頗多富於

26 《繪圖最新時調山歌》寅集所收。

27 〔清〕俞樾撰，貞凡等點校：《茶香室叢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371。

28 徐珂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0冊，頁4943。

29 茲保留中華書局1984年排印本原樣。實際該作「趙」。

30 同註28，頁49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詩意的描寫，而此書則點金成鐵，把原作的好處都失去了；存留著的乃是「事實」的渣滓。（劇場上常演的刁劉氏，即爲《倭袍傳》中最好的一段。）[31]

但是，正因流行，彈詞《倭袍傳》成了法禁對象。《倭袍傳》、《果報錄》、《荊襄快談錄》等爲同書異名，如此幾經改名完全是爲了躲避道光同治年間的禁書令吧。按王利器（1912-1998）《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說唱及戲曲《倭袍傳》遭禁的禁書令及有關《倭袍傳》書目、演目的禁書目有如下：

○ 道光十八年（1838）江蘇按察使裕謙憲示（出余治《得一錄》卷十一之一）

〈計燬淫書目單〉中著錄《倭袍》、《摘錦倭袍》。

自到任以來，訪聞蘇州坊肆，每將各種淫書翻刻市賣，並與外來書貫，私行兌換銷售，及鈔傳出賃，希圖射利，炫人心目，褻及閨房，長惡導淫，莫此爲甚。[32]

○ 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巡撫禁淫詞小說（出《勸毀淫書徵信錄》）

〈禁毀書目〉中著錄《倭袍》、《摘錦倭袍》。

查淫詞小說，最易蠱惑人心，敗壞風俗，是以《定例》「造作印刻買看，均干重罪」。乃不肖鋪户，日久玩生，公然與經史子集一體銷售稅賃。不特愚夫被其所惑，即士民中稍知理義者，亦有購閱消遣。凡年少子弟，此唱彼和，隱壞禮義廉恥之大防，言之實堪痛恨。[33]

○ 同治七年（1868）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出《江蘇省例藩政》）

〈計開應禁書目〉中著錄《倭袍》、《摘錦倭袍》。

〈小本淫詞唱片目〉中著錄《王文賞月（即倭袍）》、《王文聽琴劉氏思春（即倭袍）》、《毛龍訪兄茶坊（即倭袍）》、《捉文密拿欽召（即倭袍）》。

淫詞小說，向干例禁，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焰，《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爲風流，鄉曲武豪，籍放縱爲任俠，而愚民少識，遂以犯

31 鄭振鐸：《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頁433。

32 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35、128。

33 同前註，頁124、1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作亂之事，視爲尋常。[34]

○ 勸收燬小本淫詞唱片啓（出余治《得一錄》卷十一之一）

〈各種小本淫褻攤頭唱片名目單〉中著錄《倭袍唐詩》、《王文賞月》、《王文賞月》（原重出）。

尤可惡者，近時又有一種山歌小唱攤簧時調，多係男女苟合之事，有識者不值一笑，而輾轉刊板，各處風行，價值無多，貨買最易，幾於家有是書。少年子弟，略識數字，即能唱說，鄉間男女雜處，狂蕩之徒，即籍此爲勾引之具，甚至閨門秀媛，亦樂聞之，廉恥盡喪，而其害乃不可問矣。此而不爲加意禁絕之，恐愈傳愈遠，禍及海內。[35]

○ 翼化堂條約（出余治《得一錄》卷十一之二）

〈永禁淫戲目單〉中著錄《倭袍》[36]。

翼化堂善書房是咸豐年間設立的上海書賈。至1930年代專門刊行道學書、佛書、勸善書。〈翼化堂條約〉中也說，《西廂記》、《紅樓夢》之類誨男女之不義，《水滸傳》視盜賊爲英雄，漢唐戰記故事煽謀反作亂。特別反復指出「淫戲」煽動男女春情，毒害甚大，實該禁演。

禁書並非官府單方強行施加的，如〈翼化堂條約〉，也有重視民間風紀道德保守知識階層，自發提案的。前引道光二十四年浙江巡撫的禁令，也是因官府採納了鄉紳張鑒等人建議取締淫書的要求，而頒布施行的。

按以上所述，《倭袍傳》成了法禁對象的理由該很顯然吧。首先是，劉氏和王文的不義私通，再者是，唐雲卿等擊退朝廷追兵，糾合山賊固守山寨。就是說，「淫」「盜」「亂」視爲影響社會風紀的三毒，而此書堪稱三毒俱全。

但是，如前引禁令所言，書賈唯利是圖秉性難易。《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收錄的〈禁蘇州刊行淫書小說〉（出《得一錄》卷十一之一）中有如下記述：

惟恐各書鋪中，或有藏匿不售，或更居奇擡價，或以經銷燬，再行翻刻傳鈔，並外來書估到蘇，帶有各種新舊淫書，源源流布，則隨處隨出，伊於何底。[37]

34　同前註，頁144、145-146、142。
35　同前註，頁191-192。
36　同前註，頁199。
37　同前註，頁1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禁令和出版幾乎在作無謂的追逐。彈詞《倭袍傳》現存多種版本，這不僅說明作品深受好評，而且也是千方百計對抗禁令的反映吧。

四、彈詞《倭袍傳》的版本流通

如上所述，躲過清朝禁書之災的《倭袍傳》，有刻本、木活字本、石印本、抄本等多種文本。目錄類中著錄的文本如下（不包括《刁劉氏》的獨立故事）：

【刻本】

① 倭袍傳　十二卷　清嘉慶間醉墨軒刻本　二十四冊

著錄：胡士瑩《彈詞寶卷書目》

② 果報錄　十二卷　清嘉慶壬戌（1802）柳溪書屋刻本

著錄：胡士瑩《彈詞寶卷書目》

③ 倭袍傳　十二卷　一百回　清刻本　二十四冊　北京大學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藏

④ 倭袍傳（書名葉題：果報錄）　十二卷　一百回　清末刻本　二十四冊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⑤ 果報錄一名倭袍傳　坊刻本　十二冊

著錄：鄭振鐸《西諦所藏彈詞目錄》[38]

※《中國拍賣古籍文獻目錄》〈上海朵雲軒藝術品拍賣公司〉之項「朵99.11－565」收　有《倭袍記》清刻本十二冊，1999年11月28日中標[39]。

【木活字本】

⑥ 倭袍傳　十二卷　一百回　清嘉慶間木活字本[40]　十二冊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還藏有「倭袍□　回存六十四至七十二回　清木活字本　一冊」。

⑦ 果報錄　十二卷　一百回　清木活字本　十二冊　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版式不同的木活字本《果報錄》二種。一種是西諦

38 見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鄭振鐸全集》第五卷，頁258。

39 姜尋編：《中國拍賣古籍文獻目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頁558。

40 認定嘉慶間印本的憑據不明。此本損壞相當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藏書，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與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及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同版。上海圖書館藏本也與此同版，只是封面及序文的木刻版面不同。另一種是，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三字，僅存二、三、五卷的殘卷三冊。

⑧ 果報錄又名倭袍傳　清活字本　十二冊　有抄配

著錄：鄭振鐸《西諦書目》[41]。必定是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⑦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的版本。

※《中國古籍文獻拍賣圖錄年鑑》〈上海博古齋〉2003年之項中，錄有「博2003.5－171」《倭袍傳》十二卷一百回清末木活字本十二冊，2003年5月26日中標[42]。

【抄本】

⑨ 倭袍傳　二十卷　一百回　清同治十二年（1873）抄本　二十冊　上海圖書館藏

有「乾隆戊申（1788）環春主人原序」、「同治十二年朱作桐序」及「同治十二年朱作桐抄倭袍傳序」。雖然尚未對照內容文詞，但鑒於回目與其他一百回本有些不同，其版本系統很可能異於十二卷本及八卷本。

⑩ 倭袍　十二卷　一百回　清同治癸酉（1873）　武林務本堂抄本　十二冊　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⑪ 果報錄　十二卷　一百回　清光緒九年（1883）抄本　十二冊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上海市藝術文化檔案館藏有《新錄倭袍記眞本》[43]，二十卷一百回，清宣統元年（1909）沈步增抄本二十冊。此本未見著錄。分卷結構與上海圖書館藏二十卷本相同，但是各卷卷首均有開篇，其文辭據《精繪全圖果報錄》十二集的〈開篇唐詩句〉之多。

【石印本】

⑫ 繡像果報錄　十二卷　一百回　清光緒十五年（1889）　六冊　上海圖書館藏

⑬ 果報錄　清光緒甲午（1894）　精石印本　十六冊　胡士瑩舊藏

41 鄭振鐸撰，北京圖書館編：《西諦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集部・彈詞鼓詞類》，頁67。

42 姜尋編：《中國古籍文獻拍賣圖錄年鑑200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377。

43 封面題：「眞正前襄快談錄」，目錄題：「改良果報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著錄：胡士瑩《彈詞寶卷書目》

⑭ 繡像全圖荊襄快談錄　八集　一百回　清光緒甲午（1894）　八冊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⑮ 校補果報錄圖詠　八卷　一百回　清光緒二十年（1894）　香港書局　遼寧省圖書館藏

⑯ 精繪全圖果報錄　十二集　一百回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　十二冊　上海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44]藏

⑰ 全圖果報錄　十二卷　一百回　十二冊

著錄：譚正璧《彈詞敘錄》[45]

⑱ 醒世全傳　即果報錄　石印小字本　十二冊

著錄：鄭振鐸《西諦所藏彈詞目錄》。同書注記：「因略有刪節，故另列之。」

⑲ 繪圖校正果報錄　八卷　一百回　清光緒庚子（1900）　八冊

著錄：譚正璧《彈詞敘錄》

⑳ 繡像果報錄　十二卷　一百回　民國香港書局石印本　十二冊　上海圖書館藏

㉑ 原本全圖果報錄全傳　十二卷　一百回　民國香港書局石印本　十二冊　上海圖書館藏

㉒ 果報錄　香港賞奇書局石印本　胡士瑩舊藏

著錄：胡士瑩《彈詞寶卷書目》

另外，山東省圖書館藏有《倭袍》十二卷十二冊，出版狀況未明。

至於撰者，茲另記如下。半痴子序及甌生居士序中記：「今海君□濤博學能文，雅喜鐫印勸善諸書，流行廣布，予嘗嘉其志矣。近又果報書成，持丐爲序」，海□濤無疑該爲刊行者，但作爲撰者尚存疑問[46]。上海圖書館作「佚名撰」。以海□濤爲撰者的，其名也因所藏目錄而異。比如，胡士瑩和遼寧省圖書館及日本國會圖書館作「海芝濤」；而北京大學圖書館作「海藍濤」；還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作「海□□」，保留判讀；山東省圖書館作「海蘭」。筆

44 遼寧省圖書館的書誌中刊年只作「清末」。

45 譚正璧：《彈詞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242。

46 有關這點，安平秋、章培恆主編：《中國禁書解題》（臺北：竹友軒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的〈倭袍傳〉之項中，劉玉才已提出疑問（頁345-3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雖未目睹所有文本，但就是木活字本或石印本的版本，其序文也採用依手抄原稿刻的木版，不得不說原有文字難以判讀。石印本《繡像全圖荊襄快談錄》的半痴子序是，木活字本⑦半痴子序的文言稍作省略而翻刻的。而《繪圖校正果報錄》則更將這省略的半痴子序冠以甌生居士之名。序文就這樣被隨意轉用。

據一覽表可知，彈詞《倭袍傳》好像被大別爲十二卷（集）本系統和八卷（集）本系統。另有二十卷本，每卷收入五回。目前八卷（集）本只見於石印本，二十卷本則可見於抄本。再看開篇，各版本還被大別爲三種系統：⑴各卷卷首均有開篇⑵只在第一卷卷首有開篇⑶整本沒有開篇。我們可試著將擁有多數同版的⑦木活字十二卷本和八卷本中最早的⑭石印八集本作比較，其差異如下。

⑴⑦十二卷本和⑭八集本回目雖同，分卷結構不同。

⑵⑦十二卷本各卷卷首均有開篇，而⑭八集本只在第一卷卷首有開篇。開篇的文言也迥異。

卷數	⑦十二卷本	⑭八集本
第一卷	（子集）第一回－第八回	（孝字）第一回－第十二回
第二卷	（丑集）第九回－第十六回	（悌字）第十三回－第二十四回
第三卷	（寅集）第十七回－第二十五回	（忠字）第二十五回－第三十八回
第四卷	（卯集）第二十六回－第三十五回	（信字）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二回
第五卷	（辰集）第三十六回－第四十七回	（禮字）第五十三回－第六十五回
第六卷	（巳集）第四十八回－第五十四回	（儀字）第六十六回－第七十八回
第七卷	（午集）第五十五回－第六十三回	（廉字）第七十九回－第九十回
第八卷	（未集）第六十四回－第七十二回	（耻字）第九十一回－第百回
第九卷	（申集）第七十三回－第七十九回	
第十卷	（酉集）第八十回－第八十七回	
第十一卷	（戌集）第八十八回－第九十五回	
第十二卷	（亥集）第九十六回－第百回	

附記：趙景深（1902-1985）《彈詞考證》第四章〈倭袍傳〉[47]中，記有阿英（1900-1977）目睹的原本《倭袍傳》。按此，原本該爲道光版本，八十四回十二冊。第二冊以下有標題。標題均是三字，異於百回本以二字作題。

[47] 趙景深：《彈詞考證》（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頁81。原文如下：「阿英兄借閱康維城調原本《倭袍傳》，查其版式，確係道光版本，可證我的推測不錯。該原本僅八十四回，共十二冊，與百回本不同，且第二冊以下均另有標題：作〈鬧勾闌〉、〈想思琴〉、〈天中景〉、〈陰陽珠〉、〈錦江亭〉、〈訪金蘭〉、〈歎西樓〉、〈節義坊〉、〈醉英雄〉、〈仙桃會〉、〈賜榮華〉云。」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木活字本《果報錄》的足跡

木活字本彈詞《果報錄》是2004年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新收藏的版本之一。如上所述，與此同版的版本另外還有幾部現存，但早稻田大學藏本的特徵是其他所沒有的。書中隨處可見的數種藏書印，以及藏書家的讀書札記，這些給我們留下了本書獨有的流通痕跡。以下列舉本版的書誌事項和藏書印，順次加以考察。

果報錄十二卷一百回　十二冊（三帙）

○ 題箋：倭袍傳

○ 封面：「莫道果中差忒／果報錄／須知教則分明」　朱文長方印：漢陽劉／氏文房

「漢陽劉氏文房」之印，該爲後述的武漢劉蒼潤吧。

○ 札記：參看同版的國會圖書館藏本的裝訂，封面和序之間該有一張空白襯頁。而早稻田大學藏本則將此作爲便條寫著如下札記。標點筆者所加。

> 此清同治間吳門書估海南濤以木活字排印《倭袍傳》彈詞。全帙一百回，分十二卷，分訂十二冊。一卷多者八回，少則五卷不等。各卷前有開篇一葉，文字繁簡不等。扇題作《果報錄》，目錄及開篇書口上亦如之，而各卷正文書口上方均作《倭袍傳》。據蔣鳳（保留原文，應作「瑞」）藻《小說考證》引《癸巳存稿》、《譚瀛室筆記》略謂：「清順治九年即嚴禁淫詞小說及各種祕藥劑方流行。康熙晚年續申前令，並九卿議定銷燒淫書及其書板。違者治罪，印者流，賣者徙。乾嘉兩朝又迭申前令。」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更兩次詳列應禁淫書目錄，《倭袍》一書即在其中，更有《摘錦倭袍》及《王文賞月》兩目，當是所謂選粹節本也。此本以木活字排印，雖便於拆板不留痕迹，但拆板之後不易再行逕（?），排印本不會太多。此書一書而用二名，不過規避禁令搜查耳。甲申紹（?）書校（?）記
>
> （朱文方正印）復盦

札記中，刊年作「同治間」的憑據不明。鄭振鐸《西諦書目》的〈彈詞鼓詞類〉中，包括《果報錄》著錄著彈詞活字印本五種[48]，其中三種的刊年作同治九年。

[48] 五種如下：⑴繡像六美圖三十回，清同治九年活字印本八冊。⑵果報錄十二卷，即本論四所舉版本⑧。⑶娛萱草彈詞三十二篇，題橘道人撰，清光緒二十年活字印本，六冊。⑷繡像開蘆莊十六卷十六回，清同治九年活字印本三冊，有圖。⑸繡像雙帥印十四卷十四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時的彈詞活字出版之風可見一斑。這或許如札記所言，概與同治七年的禁令有關吧。禁令往往對出版商、販賣者、讀者一概嚴懲，但最易收押物證的無疑是出版商，大體積的木版除非燒燬，否則難以匿藏。這一點，若採用活字，就能拆亂組版而不留證據。只是，通俗書籍的出版，可以僱賃金廉價目不識丁的農民雕版，以降低成本，相對地，活字本身就花費成本，刊行需有一定的資金吧。

本札記開頭記刊者爲「海南濤」，如上所述，那基於半痴子序，只是，「海藍濤」或「海蘭濤」是「藍．蘭lan／南nan」的音訛而誤寫的吧。這音訛也是武漢地區的方言特色，可見在這札記階段，此書可能既經武漢人之手。

「據蔣鳳藻小說考證」云云指的是，蔣瑞藻（1891-1929）《小說考證》拾遺收錄的〈小說考證雜記〉中所引《癸巳存稿》、《譚瀛室筆記》的該當部分。《小說考證》是商務印書館在1915年出版正編十卷，1919年出版續編和增補拾遺合訂本的。從而可見，札記的「甲申」年該是民國三十三年（1944）。至於「復盦（庵）」未詳。

○ 半痴子序　半葉五行，行十字　朱文正方印：劉蒼潤／考藏復／歸經籍　朱文長方印：武漢圖書／館藏書單

> 自經史而外，閑文褻說，其類多矣。雖正變殊途，貞淫有異，要其指歸，莫非回汪瀾緯經史意也。今海君芝濤[49]，博學能文，雅喜鐫印勸（善）諸書，流行廣布，予嘗嘉其（志）矣。近又《果報》書成，持丐爲序。窺睹是書之果也、報也，毫髮無爽，而其文其義，自異他說，或持正論剴切，嚴若冰霜，或游戲三昧，著明果（報）。披覽之餘，令人抬頭猛省，幾何其不與勸善諸文相表裏也哉！
>
> 歲在嘉平如月書於綠蔭艸堂西舍　半痴子

此版雖爲木活字本，但這半痴子序是版刻的。上文（）內文字，是刻於行間的補漏小字。依此可知，此序流用了既存的原稿或版本。下線部是《繡像全圖荊襄快談錄》半痴子序及其他版本的甌生居士序中脫落的部分。

關於劉蒼潤，《收藏．拍賣》2006年第4期韋力〈拍賣得書瑣談（八）〉中記錄：

清同治九年活字印本三冊，有圖。見鄭振鐸撰，北京圖書館編：《西諦書目》，《集部．彈詞鼓詞類》，頁65a、67a、68b、70a、71a。

49 參照胡士瑩：《彈詞寶卷書目》（頁42），及譚正璧、譚尋：《評彈通考》（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5年），收錄《校補果報錄圖詠》卷首序（頁2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四年前武昌劉蒼潤藏書部分散出，嘉德公司連續幾場大拍均有其藏本，因價略高於行市，故成交率不高，今日再看，則均可稱廉矣。近兩年古書價格漲幅比較大，然與近現代書畫漲幅相比，則不可同日而語矣。[50]

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是總合經營書畫古董、古書、珠寶首飾、工藝品、郵票、古幣等等的拍賣公司，每年舉行兩次大型國際大拍賣。從「劉蒼潤考藏復歸經籍」之印可知，這是一旦脫手又物歸原主的。或是文革中曾遭沒收，或是自發寄存圖書館，後來又重新買到手了。劉蒼潤好像是武漢的藏書家，詳情現尚未明。

按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的《武漢市志．文化志》，武漢圖書館的前身是1946年5月創建的漢口市立圖書館，1949年5月稱武漢市立圖書館，1951年3月改稱武漢市人民圖書館，1952年底纔開始稱武漢圖書館[51]。因而，本書該在1953年以後入武漢圖書館吧。

○ 目錄：果報錄目次　半葉五行、行十字　朱文正方印：程氏／少春
有關程少春未詳。

○ 卷首：果報錄卷之一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　白文正方印：濬達、朱文正方印：少春
有關濬達未詳。

○ 正文回首：倭袍第一回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　朱文正方印：程氏／少春

○ 第一回版心：倭袍傳　卷一　第一回　借袍

如上所示，本書的書名、封面、半痴子序、目錄、卷首開篇都作《果報錄》，而正文回首與正文版心則作《倭袍傳》。

由此可見，這版本概是基於正文部分題爲《倭袍傳》舊有版本，加之於題爲《果報錄》的封面、半痴子序、目錄、開篇而出版的。而且，如上所述，因半痴子序是以小字補刻的，可知這版本很可能本來就不是海氏的初版。

此外，藏書印還可見於第二卷卷首、第九回回首、第三卷卷首、第十七回回首、第四卷卷首、第二十六回回首、第三十六回回首、第六卷卷首、第四十八回回首、第七卷卷首、第五十五回回首、第八卷卷首、第六十四回回首、第九卷卷

50 韋力：〈拍賣得書瑣談（八）〉，《收藏．拍賣》2006年第4期，頁82。

51 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武漢市志．文化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60-2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第七十三回[52]回首、第十卷卷首、第八十回回首、第十一卷卷首、第八十八回回首、第十一卷卷首、第九十六回回首。至於押著複數藏書印的，其狀況如下。

⑴ 濬達之印只出現在第一卷卷首。

⑵ 程少春之印押在濬達、武漢圖書館、復庵、劉蒼潤之印的下部。

⑶ 武漢圖書館之印，常在復庵、劉蒼潤之下。

⑷ 復庵和劉蒼潤之印沒有同押在一葉之例。

複數之印呈縱向排列時，印沿框郭右下的框線順次押著，就是說押在下部的印記較早。那樣，我們就可以推斷這版本的流通途徑是程少春→濬達→復庵／劉蒼潤→武漢圖書館→復庵／劉蒼潤→嘉德公司→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復庵和劉蒼潤的關係未明待考。

六、結語

江南彈詞作品之一《倭袍傳》刊行成書後，雖處清代禁書令下因改題換版反而呈多樣的傳播狀況。民間文藝的傳播範圍極具區域性，可說只流行於地方文化圈內，但書籍自然會向區域外流通，輾轉於地方的藏書家之手。本稿追溯《倭袍傳》的這些具體流通途徑作了如上敘述。

《倭袍傳》現存多種石印本，其原因可說是以量取勝，並非因藏書價值高而使然。相對地，活字本如早稻田大學藏本的札記所述「排印本不會太多」，因物以稀而貴，就更具一定的藏書價值吧。就是說，兩類文本的流通背景不同。

經史詩文類典籍，由博古殷富的藏書家繼承，其流通足跡共著明藏書家的經歷，已有系統的研究。也有資料專門收集皇帝、知名文人藏書家、書畫家們陸續流下的藏書印。但是俗文學就狀況迥異，既易於在民間流通也易於代謝消耗。俗文學書籍本來讀了就扔，因而多以租書的形式流通。最主要的是，保守知識分子輕視俗文學，甚至也視爲毒害社會的淫書，他們不可能會留雅印在這類書中吧。

傳奇、雜劇等戲曲作品，比之其他俗文學，還較易榮登文人書架，但是彈詞、寶卷、鼓詞等說唱娛樂性的書籍，多以粗陋的刻本石印本出版，就絲毫不受藏書家青睞了。近年，將這些作品視爲文學遺產，盡力收集保全的，是以鄭振鐸

[52] 回首回目誤作「第五十七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首的近代俗文學研究者俗文學藏書家們。他們編纂的俗文學書目類，成了目前研究作品內容的變遷、版本性質、源流、出版狀況的貴重基礎資料，但是，其中所錄的書籍本身經歷了怎樣的流傳，這一問題也需作研究探討吧。我們探討俗文學在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被如何閱讀，受如何待遇，經如何流通，這也是爲書籍這一文化遺產本身應有的理想狀態作考慮，而非爲考察經濟史社會史。筆者從俗文學研究的觀點，暫以此作爲今後課題，來結束全文。

附記：本文基於2006年12月《中國古文獻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加以後來目睹的資料而修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彈詞《倭袍傳》的流傳與諸文本

岡崎由美

本文通過整理有關《倭袍傳》的雜記書目類，理清了諸文本的流傳途徑，再依據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木活字本彈詞《倭袍傳》的藏書印、札記，追溯了這一特定版本的流通足跡。闡明了《倭袍傳》刊行成書後，雖屢遭禁書禁演，但因改題換版反而更呈多樣的傳播狀況，輾轉於各地的藏書家之手。俗文學是如何經禁書和流行的曲折進退而相傳不息的，《倭袍傳》恰可作爲一例。

關鍵詞：彈詞　倭袍傳　藏書印　禁書　俗文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Narrative Chant *Wopaozhuan* and Its Various Texts

OKAZAKI Yumi

This article clarifies how the narrative chant (*tanci*) *Wopaozhuan* has been disseminated through various texts, by reviewing relevant miscellanea and bibliographies. I investigate one particular edition of *Wopaozhuan* printed in wooden movable-type, owned by Waseda University Library, by analyzing its ownership stamps and commentaries. Despite being repeatedly prohibited from being re-published or staged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Wopaozhuan* survived all perils by being frequently renamed and revised. This has resulted in wide vari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 the hands of collectors. *Wopaozhuan* gives us an excellent example to understand how popular literary works, under official prohibition and popular acceptance, have been propagated to the present time.

Keywords: *tanci* *Wopaozhuan* ownership stamps prohibited books popular literatur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曲藝志．江蘇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6年。

《倭袍千字文》，收入《繪圖最新時調山歌》寅集，出版年不詳。

《後袍記》，收入首都圖書館編輯：《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第61函第5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

《新編紹興戲倭袍　三吊孝》，上海：仁和翔書局，出版年不詳。

《新編紹興戲倭袍　童文正》，上海：仁和翔書局，出版年不詳。

《新選繡戈袍全本》初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咸豐元年（1851）莞城木刻本。

《新選繡戈袍全本》二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咸豐三年（1853）莞城木刻本。

大塚秀高編著：《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1987年。

支豐宜編：《曲目新編》，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9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

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安平秋、章培恆主編：《中國禁書解題》，臺北：竹友軒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

李時人等著：《中國古代禁毀小說漫話》，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9年。

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年。

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武漢市志．文化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

俞樾撰，貞凡等點校：《茶香室叢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姜尋編：《中國古籍文獻拍賣圖錄年鑑 200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____編：《中國拍賣古籍文獻目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姚燮：《今樂考證》，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10冊。

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提要》，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

胡士瑩：《彈詞寶卷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韋力：〈拍賣得書瑣談（八）〉，《收藏．拍賣》2006年第4期，頁82-85。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修訂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徐珂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梁廷枏：《曲話》，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8冊。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黃文暘原編，無名氏重訂，管庭芬校錄：《重訂曲海總目》，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7冊。

趙景深：《彈詞考證》，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

劉修業：《古典小說戲曲叢考》，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

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收入鄭振鐸著，鄭爾康編：《鄭振鐸全集》第五卷，石家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
_____撰，北京圖書館編：《西諦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
隨園主人著，李力校點：《繡戈袍全傳》，北京：寶文堂書店，1989年。
譚正璧、譚尋：《古本稀見小說彙考》，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
_____：《評彈通考》，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5年。
_____：《彈詞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